

# 地域情感依然是艺术创作的真切动力

■梁志钦 资深媒体人

印象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感叹于一个画家为了绘画而执着的事,尽管不少人几十年都在画画,但有些可能在重复过去,有些可能在跟着某种潮流在变化……

上周,段正渠以“我在努力画着我自己”为题的展览在广美举办,同期由杨小彦、胡斌、陈晓阳、段建伟、刘可、齐皓等多位学者画家为代表的论坛上,关于地域情感、绘画初心等话题引起了热烈讨论。

事实上,像段正渠那样,毕业四十年始终追求回归内心并同时寻找情感触动的画家,似乎不多见。齐皓作为他曾经的学生,也感叹,“很少有一个艺术家像他这样持之以恒地一以贯之。”

艺术圈偶尔需要回归一股清风,给躁动的艺术氛围浇冷水,有人说,这才是画画的初心不改。确实,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依然记得,自己当年为艺术而考学的时候怀揣的那份初心,到底是因何而画。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充分表现

对象,那是一种技艺的反复锤炼;有时候是为了表达内心对世界的认知,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有时候是为了借对象抒发个人对某事物的看法,那是一种态度的呈现。

段正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后,尽管回到了家乡工作,但他的注意却始终在寻找生活中可以触动自己的一面,杨小彦说:“不管是在西北还是中原,他一直在追寻一种满足自我情感的终极价值,并始终把绘画作为载体。”陈晓阳也认为,“他可以看见生活细微的部分,并同时回照自己的精神世界。他选择远离来寻找自我的过程,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和教学来说非常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不同地域来寻觅创作激情的行动,一些艺术家并不认同,甚至有人认为在信息与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地域性的差异已经构成不了艺术创作的根本区别。难道真的这样吗?对于艺术创作,旅游般的走马观花体验,真的可以跟当地生活的人媲美地域情感的共情吗?

事实上,当艺术家能够用心深入体会某些地方流淌着的生活气息之后,应该会发现,那必定有带不走、替代不了的一股由土地生发出来的在地气息。正如段正渠自己所言,“我真的被那陕北民歌给深深地打动了,虽然歌词我一句都听不懂,但那个平时给人木讷印象



■《捕获》,段正渠,布面油画

的人,在喝了酒唱起歌来,那张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绷得老高,就那么喊,不管不顾的状态,完全是真情抒发,我特别感动。”正因为段正渠能敞开心扉体悟当地生活,他才能通过作品反映出属于那个地方的精神气息,也是这一点,打动了不少人,包括他的老师恽圻苍、欧阳洋。

胡斌说,“近些年来,他更是力图突破既有的题材和语言范围,在一种渐进式的延展之中进行多种尝试。”这一点,在与段正渠一同被称为“二段”的段建伟看来,他最让人感动的是,在面对不同的地域题材时,总会尝试用不同的材料探

索新的效果,哪怕有些注定是不合适的。

对的,绘画的初心是什么?绘画不就是为了表达此时此刻对世界的独特感知吗?既然是独特,它注定存在更新的表达,但这一点对画家当然是残酷的挑战,段正渠也说:“几十年好不容易形成的一种东西不是说变就能变,这里边是有很多的不舍,也没那么容易。”

不变,是习惯的、是顺畅的,是满足观众但同时却是自我麻醉,甚至是“油腻”的叠加,只有变,才会有新的出现,但注定要割舍、要牺牲,但是回归真情,当抛却一切外在的眼光,“我画我自己不就行了。”段正渠说。



■居巢《玉堂富贵》设色纸本,立轴,《寻芳十香园》,吕兆球

## □ 艺术语

### 海珠花卉景观曾对居巢绘画影响深远

■吕兆球 广东园林学会专家

居巢,以梅生为号,亦喜以白梅为题绘画扇面。清咸丰三年(1853)冬,梅花盛放,居巢客居广西,为张嘉谋(鼎铭)绘《白梅》扇面,题款:“鼎铭仁兄大人鉴正,癸丑冬,梅生居巢绘。”

清咸丰九年己未(1859)二月,东莞张敬修种植白梅于罗浮山,居巢为其绘《白梅》扇面,题款:“补梅罗峤方寻约,筹笔龙荒又借才。寄语翠禽劳怅望,功成再揖早归来。己未仲春,德翁廉访大方约同人补梅罗浮,适有督师东江之行,作此奉寄,殊无足观,欲使知山灵相望,不减苍生待命也。番禺布衣居巢并识。”

对梅花的喜爱在居派学生之中有所传承。河南五凤乡漱珠岗纯阳观遍植梅

花,清雅幽静,民国17年(1928),岁寒之际,高剑父、高奇峰、容祖椿等画家齐聚纯阳观,赏梅、吟梅、画梅,结社雅集,因名“梅社”,名噪一时,亦见居巢遗风。纯阳观至今仍留有“梅社”石刻,记载当年画坛盛况。

水乡瑶溪小港,旧貌不再,两岸梅花桃花,已难寻得。隔山乡街头巷角散种鸡蛋花树,炎炎夏日,花开时节,气味清新,为杂乱逼仄的城中村居住环境增加了几分生气。十九世纪,居巢乡居为梅花、桃花、紫藤、素馨、茉莉等芳香植物环绕,花木四季飘香,构成香沁心脾的居住环境。居巢自篆用印“兰为王者香”“借花人”“花太医印”“竹香花媚可当娇姬”;居廉亦步亦趋,刻印“惜花主人”,可见居巢、居廉对花卉、对香景的

重视。

同时代乃至今日,亦没有多少艺术家能有如此幽美的芳香植物环绕的居住环境,触目所见,皆为艺术创作的极佳素材,引人入画,活色生香;引人入诗,纸墨清香。统计居巢、居廉各类绘画题材数量,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美术馆“三馆”藏二居904件画作中,花草虫石达646件,占了71.4%,如果把位居第二的100件花鸟画也统计进来,二居与花有关的作品占了80.52%,其分量之重可见。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河南彩“有花卉元素的瓷器占82%”相比较,两者花卉占比高度接近,可见河南俯拾可见的花卉景观,对于绘画、河南彩等艺术创作的影响深远。

## □ 艺术逸闻

■郭忠之 篆刻家

岭南的一个午后,烟雨蒙蒙,空气中弥漫着秋的味道,一种恰到好处的情绪与感觉油然而生。不期然地,脑畔掠过王勃《滕王阁序》中那句“秋水共长天一色”,秋色连江,长天一色。那种浑然之美虽隔千年,即便在岭南的此刻,依然那么强烈地撞击着我,那就把这种感觉刻下来吧。

设计印稿。查找不同时期的文字,选择自己擅长的印风,将自己的一种心意落实成印稿。起初,选用了两种风格,一种是古玺,另一种是将军印,经过多稿调整,最终选用将军印。

选用章料。当下篆刻界使用的章

### “刀感”爽利当数老挝石

料可谓是琳琅满目,有石头、陶、紫砂、铜、金、银、玉、竹节、菩提子等。多年来,我都以石头和陶为主,偶尔凿铜,其他无涉猎。这次,选用了石料中的老挝石,此石是近些年在老挝发现的新石种。老挝石来自于老挝阿速坡省孟高与蒲翁两县那片被原始森林覆盖的山脉中,老挝石的韧性、均匀度和硬度都具有爽利的“刀感”,适宜篆刻家创作。

印稿上石。对长期从事篆刻者来说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印面上涂满墨,以刀代笔起稿,一挥而就;另一种是在印面上用毛笔起稿,或者先设计好印稿,然后用水印上石后再奏刀。我更倾向于前者。当然,每个人的起稿习惯因人而异。

篆刻、钤印。篆刻,成败在一刀之间!如果说设计印稿是第一次创作,那么奏刀篆刻则是第二次创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刻刀对这个过程的完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很多把篆刻刀中,我选用爱徒送给我做生日礼物的那把。包装很精美,做工很精致。盒子是竹子做的,盒盖上刻有著名书法篆刻家赵熊的题字“汉上岭锋”。刻刀采用日本住友料打造,表面抛得很光亮,刻刀的顶端刻有“郭忠之篆刻”,足以证明爱徒的用心。

经过大胆奏刀,略有改动后,一方印刻好了,边款也刻成了,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印盖出来,用于保留印花,制作印谱,然后再用于收藏、馈赠、交



■秋水共长天一色 郭忠之

流、展览等。

有人曾说:“在艺术家眼里,自己创作的每一件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孩子出生在岭南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秋天里,弥足珍贵。